

目錄

鄧昭祺教授序

..... ix

《論詩三十首》

..... 1

其一

(論詩三十首總序及綱領)

..... 6

其二

(論曹植、劉楨詩，旨意在褒揚劉琨詩)

..... 8

其三

(總論晉詩、論張華詩)

..... 11

其四

(專論陶潛詩)

..... 16

其五

(專論阮籍詩)

..... 23

其六	(評論潘岳，不專論詩，實由論文辭而論人)	27
其七	(專論《勅勒歌》)	31
其八	(論沈佺期、宋之問詩，推許陳子昂詩)	35
其九	(論雜沓散亂，漫羨無所歸心之病，非優潘而劣陸)	39
其十	(論元稹評杜甫詩未得杜之真精)	41
其十一	(論詩遇境而生，畧與第二十九首同義)	43
其十二	(專論李商隱詩)	44
其十三	(論盧仝詩，實貶天下之怪而無理者)	48
其十四	(謂隱逸者與仕宦者之詩，各具佳勝)	51
其十五	(借李白詩以論杜甫詩，辨《飯顛山》詩非李白作)	55
其十六	(論李白、李賀詩)	57
其十七	(論元結詩，為徒重聲色格律者，下一鍼砭)	62

其十八	(論韓愈、孟郊詩優劣，譏孟而頌韓)	65
其十九	(論陸龜蒙詩。論遺世者所為詩，意內言外，旨遠辭微)	75
其二十	(論謝靈運、柳宗元山水詩)	78
其二十一	(譏世之為詩者不能別開生面，不脫前人窠臼)	90
其二十二	(論蘇軾、黃庭堅詩，為蘇、黃及己而發， 非譏彈蘇、黃)	94
其二十三	(謂曲學虛荒，小說欺詐及俳諧怒罵，皆非詩之所宜)	99
其二十四	(論秦觀詩，嫌其筆力弱，無豪傑氣)	105
其二十五	(標舉劉禹錫詩，拈出《看花詩》以例其餘)	110
其二十六	(專論蘇軾其人其詩)	115
其二十七	(論開蘇軾、黃庭堅者，實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	124
其二十八	(譏評江西末流餘子，然拜手推服黃庭堅之作)	147

其二十九	(論陳師道詩，嫌其徒事苦吟，無特創天成之趣)	160
其三十	(論詩三十首總結)	165
《論詩三首》	167
《自題中州集》	五首	172
《感興》	七絕四首	180
《答俊書記學詩》	七絕	185

序

論詩絕句，濫觴於少陵，大備於遺山。遺山論詩三十首，上起曹劉，下迄黃陳，或量體裁，或審音節，或考論得失，或品第甲乙，均能平理若衡，深中窾會，遂成詩論圭臬。及後學步者繁多，其詩題或詩序注明仿遺山絕句以論詩之清代及近代詩人，計有王士禛、馬長海、袁枚、尹嘉年、謝啟昆、張晉、彭光禮、葉紹本、吳應奎、程恩澤、邵堂、況澄、潘德輿、楊秀鸞、汪士鐸、林昌彝、虞鈞、黃維申、廖鼎聲、唐仁壽、林楓、朱彭年、陳熾、蔡邦甸、蔣其章、宮爾鐸、謝章铤、馮煦、楊深秀、李希聖、蘇念禮、秦錫田三十二家，就中謝啟昆讀全唐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一百首、讀全宋詩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二百首、讀中州集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都為三百六十首，規模最盛。仿作者雖多，闡釋者蓋寡。清代及近代箋注評論者，如今所見，僅查慎行、陶玉禾、翁方綱、施國祁、宗廷輔五家，所論均片言隻字，語焉不詳，雖各照蹊徑，然鮮觀衢路。

先師青萍先生，幼而警敏，少而好學，自六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得而不披，觀而不吟者，讀書達旦，日記千言，不為寒暑輟也。先生著有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洋洋十萬言，援引賅博，考證詳晰，探蹟以索隱，沿波而討源，補苴舊注，增益百倍於前，遺山論詩精義奧旨，靡不畢見。猶記四十年前，先生於學海書樓講授遺山詩及其論詩絕句，余幸侍講席，聞先生之言，如飲醍醐，遂棄醫從文，重入香港大學中文系修讀中文學士、碩士課程，終以元遺山論詩絕句研究為題，考取哲學博士學位。

今先生捐館舍二十餘年，其哲嗣收拾先生遺稿，補綴校定，將付剞劂，而屬余為序。余義不得辭，於是乎書，而忘其才識之弗逮也。

癸巳深秋受業鄧昭祺敬序於香港大學明德學院。

元遺山論詩絕句講疏

元好問，字裕之，【《書 仲虺之誥》：「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兄弟三人，行三，長兄好古，字敏之；（《論語 述而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次兄好謙，字益之。（《易 謙卦 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書 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別號遺山真隱。金太原秀容人。【在今山西忻縣。遺山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零年宋光宗紹熙元年），卒於蒙古憲宗七年（公元一二五七年宋理宗寶祐五年）。遺山之死，下距南宋之亡為二十二年，故遺山之詩，亦猶南宋之詩也。】四歲讀書，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湯臣名中立，先生《中州集》載其詩六首，入「異人」類，有小傳。末云：「予嘗從先生學，問作詩究竟當如何？先生舉秦少游《春雨》（原名《春日》）詩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少游七絕五首之二末句也。起云：「一夕輕雷落萬絲，霽光浮瓦碧參差。」）此詩非不工，若以退之之『芭蕉葉大梔子肥』之句校之，則《春雨》為婦人語矣。破却工夫，何至學婦人！】先生《論詩絕句三十首》之第二十四首即本之王湯臣也。詳下。】年十一，其叔父官於冀州，先生從焉。學士路宣叔賞

其俊爽，教之為文。（路宣叔名鐸，《金史》有傳。由右拾遺，右補闕累官至翰林侍制兼知登聞鼓院，終孟州防禦使。《金史》云：「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為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云。」《中州集》有詩二十六首。）年十四，從陵川（在山西）郝天挺學。【時先生在冀州。天挺字晉卿，《金史》入《隱逸傳》，云：「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曰：『讀書不為藝文（科場制藝之時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為舉子耳！』……為人有崖岸（風骨也），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按，郝天挺有二人，別一人字繼先，是先生弟子，為注唐詩鼓吹者。】不事舉子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時先生二十歲，先生十歲後即以路郝等端儒直士為師，深受鑪冶熏習，故能成金源一代文章巨擘，而亮節高風，其所從來遠矣。）於是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及《元魯縣琴臺》等詩。（皆五言古。箕山，許由隱居地，在河南登封縣東南。琴臺，唐高士元德秀彈琴處，在河南魯山縣。）二十五歲，以詩文謁見趙秉文、楊雲翼，楊、趙異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汴梁。【金宣宗貞祐

二年甲戌五月，自燕京徙都汴。清施國祁《遺山先生年譜》將《箕山》《琴臺》二詩編在二十七歲，謁見秉文在二十六歲，非是。先生《答聰上人書》云：「僕自貞祐甲戌，南渡河時，犬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老人。幼穎悟，讀書若夙習。登進士第，歷官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年七十四卒。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楊雲翼，字之美，官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嘗與趙秉文學文柄，時人號楊趙。《金史》皆有傳。）所與交：如辛敬之（名愿，自號女几山人。入《金史》 隱逸傳》。）雷希顏（名淵，官至翰林修撰。《金史》有傳。）王仲澤（名渥，官至權右司郎中。《金史》附《忠義三 完顏陳和尚傳》。）李欽叔（名獻能，官右司郎中。入《金史》 文藝傳》。）麻知幾（名九疇。入《金史》 文藝傳》。）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內省缺然，故痛自鞭策，以攀逸駕。」

先生之詩，高華鴻朗，激昂痛快。五言古出入陶、謝、杜、韓、韋、柳；七言古雜言等作，希風李、杜、韓、蘇；樂府在二李之間，要以昌谷為近，而去其幽淒僻險者；五言律全自少陵來；七言律絕：則雖有出於少陵、東坡、山谷、放翁，然挾并州豪傑之氣，發為孤臣激感之辭，立言無方，別具爐鞴，固是遺山先生之詩也。尤其

七字律，以躬履家國破亡之運，流徙西東，重遭荼毒，故其所作，驅駕今古，凌越無儔，少陵、山谷，應爾失步，非鍾記室所謂「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者耶？凡金源亡後之作，尤覺橫絕，蓋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也。先生生於宋、元之間（雖金人，其年代實等南宋，故先生之詩，亦猶宋詩也。），其文辭獨步天下者垂四十年（先生十七歲時，楊誠齋卒；二十一歲時，陸放翁卒。）。肆力於詩且六十載（由七歲至六十八），元杜仁傑序其詩云：「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元李冶（或作治，非是。）序云：「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如君之品，今代幾人？」李仁卿、杜仲梁可謂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矣。清人趙翼，不賢識小，其言詹詹，謂先生才不甚大，書卷亦不甚多；近人且有謂先生詩工甚淺者，鄙哉！面牆之論也。曾滌生鈔古今十八家詩，於宋人，若宛陵、六一、半山、後山、簡齋、誠齋等輩，皆不及錄；逕鈔先生之七言律，以繼兩宋健筆蘇、黃、放翁而四，可謂多見守卓，無失文衡。然不並鈔先生之七言絕句，則猶未甚允；蓋先生之七字絕，多至六百首，奇篇重句，出放翁上，雖東坡先生亦何以加焉，惜哉！

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元裕之好問遺山先生二十八歲，時寓居河南三鄉，有《論詩三十首》，皆七言絕句，題下自注云：「丁丑歲三鄉作。」先生《與聰上人書》云：

「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海內則未能；至於量體裁，審音節，權利病，證真贗，考古今詩人之變，有躔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此類是也。清儒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云：「元遺山論詩絕句，效少陵『庾信文章老更成』諸篇而作也。（杜甫有《戲為六絕句》首篇起句是「庾信文章老更成」，蓋論詩之制。畧前乎遺山者，南宋戴復古有《論詩十絕》。）王貽上仿其體（清王士禎，字貽上，號漁洋山人，有《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一時爭效之，厥後宋牧仲（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朱錫鬯（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之論畫，厲太鴻（厲鶚，字太鴻，號樊榭）之論詞論印，遞相祖述，而七絕中又別啟一戶牖矣。」清張宗柟《帶經堂詩話纂例》：「山人做元秀容，作《論詩絕句》，又嘗拈神韻二字示學者，於表聖味在酸鹹之外，【晚唐司空圖，字表聖，其《與李生論詩書》云：「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者多矣。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鹽之別稱），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四庫提要 司空詩品提要》云：「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滄浪一味妙悟之旨，【宋嚴羽，字儀卿，其《滄浪詩話 詩辯》云：「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

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小詩似爾，五七言古則絕不然。）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別有會心。……是中三昧，須慧心領取，鈍根人那得知！」又《帶經堂詩話序》：「花溪（浙江吳縣東南）許蒿廬昂霄先生，……嘗謂余曰：詩中五言七言之界，談詩家未有及之者，自遺山發其端，至新城（漁洋河北新城人）而大暢其說。亦猶詞中小令慢詞之界，填詞家亦無有言之者，自玉田（宋張炎號）發其端，至秀水（朱竹垞浙之秀水人）而直揭其旨。皆所謂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斷千百年公案者也。」按：論詩各制，少陵為源，漁洋為委，然漁洋之作，識度筆力，俱視遺山為遠遜。清人每以比方，計東（字東甫，有《改亭集》。）且以為「聲情過之」，蓋阿私之論也。其論詩之一云：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注一】
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注二】

【注一】江淹《雜體詩序》：「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體；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角為音，靡曼之態不極。」沈約《宋書 謝靈運傳論》：「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李善注：「《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正體，蓋有別於偽體而言，杜甫《戲為六絕句》之六云：「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又正體猶云正聲，李白《古風五十九首》首篇起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先生詩意，謂自漢、魏以來，凡所流傳之古詩及樂府，總雜紛紜，正偽莫別，無人能如孔子之刪《詩》，去蕪存菁，使後之學詩者得其正體矣！

【注二】郭璞《江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詩 邶風 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陸德明《釋文》：「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說文》：「渾，混流聲也。一曰洿下兒。戶昆切。」洿，濁水不流也。」《老子》：「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清查慎行《初白菴（本作盒，「覆蓋也」。）詩評》云：「分明自任疏鑿手。」是也。故先生除此三十首及《感興》四首外，別有《論詩》三首，《自題中州集後五首》，《答俊書記學詩》一首。又有《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唐詩鼓吹》十卷，《中州集》十卷，是皆以疏鑿手自任者。惜除《唐詩鼓吹》及《中州集》外，餘皆亡佚耳。